古玩入吾手

今人於一彝一罍一書一畫其遠在上古者出自名家者平生歆慕而不能致者一旦得之則大喜過望忻然慰曰此某某所遞互珍藏者今幸入吾手矣曾不思曠劫以來無酬價之至寶何時入吾手也況世玩在外求未必獲至寶在我求則得之亦弗思而已矣

悟道難爲善易

當此五濁末世兼以多生積習而欲斷無明惑悟自本心則千萬人中希得一二亦無足怪至於不爲惡

而爲善此亦易事而甘爲不善吾不知其何心又復身口意三欲令攝意不動而出入無時起滅無形定力之難成亦無足怪至於制身不爲惡事制口不發惡言此亦易事而甘爲身口之惡吾不知其何心

重許可

古人不輕許可必研眞覈實而後措之乎辭如贊圓覺疏者曰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乃至贊遠公者曰東方護法菩薩贊南泉趙州者曰古佛贊仰山者曰小釋迦贊清涼者曰文殊後身千載而下無議之者何也眞實語也非今

人諂壽諛墓賀遷秩壯行色之套子話也夫著之簡編勒之金石將俾信當時而傳後世而虛譽浪褒齊佛齊祖噫慧日雖自難瞞蒙學未必無悞矣

放生池

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攢聚紆鬱而無活潑之趣不若放之湖中或護持官河一段禁弗使漁亦不放之放也予謂此說亦佳但池之與湖與河較其利害亦略相當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故利害均也又官河之禁約有限而諸魚之出入無恒有從外入限中有從中

出限外者出限則危矣不若池居之永不出限也故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一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復有一喻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日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衞何局也魚可知矣

崔愼求子

昔崔愼無子有僧敎以盛飾內人入寺設齋伺歡喜迎納者虔奉而厚供之冀托胎其家夫出家者將超三界成道度生而乃爲此籠檻以鈎致之致彼無心

出世者猶可。倘墮落一眞實道人。其害可勝言哉。愼與僧俱得罪。而僧爲甚。苦哉僧乎。胡不以求子之正道語人乎

無子不足憂

世人以無子爲憂。而富貴者憂彌甚。或曰。不孝莫大於無後。得無憂乎。予曰。然。古人語意自明。蓋謂不娶而無子者。非謂娶而無子者也。娶而無子。奚罪焉。且帝王統馭億兆。非無力置姬妾也。非無方士奇人進藥石也。而有終絕儲嗣者。命也。故不足憂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多行不義。奪人之有。絕人之後。離人之骨

肉。凌虐他人子女。爲己之婢僕者。種種陰險慘毒。皆無子因也。是則可憂也。不作是因而無子者。命也。非我之咎。故不足憂也

後身一

讃西方者記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靑草堂後身爲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爲李侍郎。南菴主後身爲陳忠肅。知藏某後身爲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爲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爲韓氏子。敬寺僧爲岐王子。又其次。善旻爲董司戶女。海印爲朱防禦女。又甚而鴈蕩僧爲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業。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

士則。焉有此愚。謂大願大力。如靈、生生爲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能幾。況靈樹乎。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則展轉下劣矣。即爲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二

或謂諸師後身之爲名臣。猶醍醐反而爲酥也。猶可也。爲常人則酪矣。爲女人則乳矣。乃至爲惡人則毒藥矣。平生所修。果不足憑仗乎。則何貴於修乎。是大有說。凡修行人。二力。一曰福力。堅持戒行。而作種種有爲功德者是也。二曰道力。堅持正觀。而念念在般

若中者是也。純乎道力如靈樹者。置弗論。道力勝福力。則處富貴而不迷。福力勝道力。則迷於富貴。固未可保也。於中貪欲重而爲女人。貪瞋俱重而爲惡人。則但修福力而道力轉輕之故也。爲僧者究心於道力。宜何如也。雖然。倘勤修道力。而更助之以願力。得從於諸上善人之後。豈惟惡人。將名臣亦所不爲矣。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　三

韓擒虎云。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榮之也。不知閻王雖受王樂。而亦一時受苦。蓋罪福相兼者居之。非

美事也。古有一僧見鬼使至。問之。則曰迎取作閻王。僧懼。乃勵精正念。使遂不至。昔人謂行僧不明心地。多作水陸靈祇。雖未必盡然。容有是理。下生猶勝天宮。天且弗爲。况鬼神乎。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王介甫

介甫擬寒山詩有云。我曾爲牛馬。見草荳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眞是我。秖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介甫此言信是有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譭言入耳則歡喜。又曾聞讒言。喜滅而嗔起。我若眞是我。秖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

而乃悅諛惡讜依然認物爲己耶故知大聰明人說禪非難而得禪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

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意此中卽空劫以前自己也既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逆境感而怒與哀發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悄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

緣靜境向囿法塵之粗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眞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己尚隔遠在。此處更當諦審精察。研之又研。窮之又窮。不可草草

喜怒哀樂未發二

慈湖楊氏謂灼見子思孟子病同原。然慈湖自敘靜中所證空洞寂寥廣遠無際。則正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子思此語以淺經微細窮究。故云猶未是空劫以前自己。若在儒宗。可謂妙得孔氏之心法。其言至精至當。何所錯謬。而慈湖病之。慈湖既

宗孔氏。主張道學。而乃病子思。則夫子亦不足法矣將誰宗乎。倘慈湖於佛理妙悟。則宜直言極論儒佛同異。亦不應混作此語。似乎進退無據

中峯示衆

天目中峯和尚示衆云。汝若無大力量。不若半間草屋棲身。鶉衣丐食。亦免犯人苗稼。至論也。今出家者。多作有爲功德。奔走一生。於自己脚跟下生死大事。置之罔聞。不亦謬乎。或曰。箇箇都似你。則像毀殿塌。僧將露居而枵腹矣。曰。非然也。汝力量大。任爲之。古人此語。教我等無力量者。急先務也。一者大事未明

如喪考妣則不暇爲二二者見理未徹因果差錯所謂有爲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則不敢爲中峯又云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也至論也牛頭之於鄮花巖馬祖之於傳法院遐哉高風不可再見矣噫

醮事謝將殺生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買見有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嗟乎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一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

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牲牢之謝介諸懷耶。相沿今古。道流中無一高行者止之。眞可悲悼。如恐得罪於將。則近日一江湖無賴以祈雨鎖械將身。而將不加禍。蓋不與小人較也。而區區爲口腹。故反加禍於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

齋月戒殺

唐制。正五九月官不涖任。以涖任必多宴饗。宴饗必多宰牲。不涖任者。戒殺也。世人訛傳以此三月爲惡月。而忌諸吉事。蓋逃其所自耳。今時亦戒正五九月。

及十齋日不得行刑愛物仁民聖王好生之心一也獨惜夫祈晴禱雨官必禁屠是明知殺生之爲不善矣胡不齋月齋日遵古戒殺而必待難生然後禁嗚呼難生而始禁難未平而禁已解可勝嘆哉

戒殺延壽

華亭趙某詣淸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諦視則亡僕也驚問之答云見役冥司今將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爲誰則曰一湖廣人一郎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趣棹還舍僕曰君且無怖

及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後夜果不至趙竟無恙今尚在已十年矣萬曆丙午七月記此

宋元悟道居士

自宋迄元居士有悟入者不一而足宋居士劉興朝其悟道集自叙悟處甚詳蓋眞有得者元放牛居士於無門老人不是不是處悟入所作是非關横說豎說非具大知見者不能道此二老蹤跡不甚顯與朝猶載傳燈放牛罕有知者吾故表而出之

無義味語

宗門答話。有所謂無義味語者。不可以道理會。不可以思惟通。故也。後人以思惟心。強說道理。則愈說而愈遠。豈惟謬說。直饒說得極是。亦只是鸚鵡學人語而已。圓悟老人曰。汝但情識意解。一切妄想都盡。自然於這裏會去。此先德已驗之方。斷非虛語。吾輩所當深信而力行者也

信施難消

鄧豁渠自訟云。為僧者幹自己事。帶累十方施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為自己生死。猶士人為自己科名也。為科名故。累諸鄰里親戚供給所需。成名

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所負多矣不解此義而唯嫌信施不廣豈不大錯

知道不能造

五臺居士謂予曰吾知有此道而不克盡力終其身不樂今士人不知有此道者得一第快心五欲以爲樂吾既知之不敢縱欲而復以王事家事驅馳荏苒今老矣失人世之樂又未得出世之樂故鬱然終身此居士實語也而自昧者多自覺者少誰道及此者居士誠賢乎哉今出家兒無王事家事乃亦一生空過靜焉思之五內驚慄

遠官字

先君子雖不仕。博學而篤行。多格言。嘗謂不孝曰。帶一官字者。愼勿爲之。因問何謂帶一官字。先君子曰。領官錢。織官段。中官鹽。作官保。乃至入官府爲吏書。交結官人。囑托公事之類。皆是也。予再拜服膺。後觀親識中。坐此而敗者十七八。由是推而廣之。即爲官亦所不願。出家後。又推而廣之。不敢妄干有官大人幷誡徒衆。不得乞緣出入於官家。不得倚官勢與人搆訟。安貧守分。倖免於大愆。雖遵持佛勑。亦素聞於庭訓也。口澤未忘。曷勝於邑

念佛鏡

道鏡善道二師作念佛鏡以念佛與種種法門對舉皆斷之曰欲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可謂篤信明辨大有功於淨土矣獨其對禪宗一章謂觀心者觀無生者亦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學人疑焉予以爲正四料簡所謂有禪無淨土者是也但執觀心不信有極樂淨土但執無生不信有淨土往生則未達即心即土不知生即無生偏空之見非圓頓之禪也反不如理性雖未大明而念佛已成三昧者何足怪乎若夫觀心而妙悟自心觀無

生而得無生忍。此正與念佛人上品上生者同科。又誰軒輊之有

叅究念佛

國朝洪永間有空谷天奇毒峯三大老。其論念佛。天毒二師。俱教人看念佛是誰。唯空谷謂只直念去亦有悟門。此二各隨機宜。皆是也。而空谷但言直念亦可。不曰叅究爲非也。予於疏鈔已略陳之。而猶有疑者。謂叅究主於見性。單持乃切往生。遂欲廢叅究而事單持。言經中止云執持名號。曾無叅究之說。此論亦甚有理。依而行之。決定往生。但欲存此廢彼。則不

可蓋念佛人見性。正上上品上上生事。而反憂其不生耶。故疏鈔兩存而待擇。請無疑焉。若夫以誰字逼氣下行。而謂是追究念佛者。此邪謬誤人。獲罪無量。

急參急悟

放牛居士。古杭人。余氏子。參無門老人。得悟於宋淳祐中。其言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眞。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放牛此語。可謂喫緊爲人。若眞實徹悟者。他平日踏得牢牢固固。穩穩當當。不動干戈。可以八面受

敵無常到來安閒自如不荒不忙不怖不亂何更待澄心攝念勉强支吾耶所謂急參急悟吾輩當力圖之

解禪偈

温公作解禪偈眞學佛不明理者之龜鏡也但其以言行可法爲不壞身仁義不虧爲光明藏特一時救病語非覈實不易之論夫謹言行修仁義在世間誠可貴重然豈便是金剛不壞之身神通大光明藏何言之易也又以君子坦蕩蕩爲天堂小人長戚戚爲地獄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豈得謂愚癡

卽牛羊凶暴卽虎豹此外更無眞實披毛帶角之牛羊利牙鋸爪之虎豹乎吾恐世人見溫公辭致警妙必大悅而深信其流之弊撥無因果乃至世善自足不復知有向上事則此偈本以覺人反以誤人不可不闢

范景仁

景仁自謂吾二十年曾不起一思慮景仁之爲賢者信矣然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或未易及此顏子尚僅三月不違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尚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一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

粗念雖無微細思慮潛滋暗發而不自覺歟吾非輕視景仁蓋恐得少爲足而預以自警也

習俗

先輩云習俗移人賢智者不免今一衣一帽一罍一物一字一語種種所作所爲凡唱自一人羣起而隨之謂之時尚或尚坐關羣起而坐關或尚禮懺羣起而禮懺羣起而背經羣起而持準提羣起而讀等韻羣起而去註疏專白文羣起而齋十萬八千僧羣起而學書學詩學士大夫尺牘語靡然成風不約而合獨於刻心勵志眞實叅禪念佛者則有唱而無隨謂

之何哉

厭喧求靜

有習靜者獨居一室稍有人聲便以爲礙夫人聲可禁也鴉鵲噪於庭則如之何鴉鵲可驅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豹猶可使獵人捕之也風響水流雷轟雨驟則如之何故曰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欲除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道終不可學矣或曰世尊不知五百車聲蓋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何定不答志之不堅而嫌境之不寂亦謬矣哉

除日

古人以除日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故黃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日事不爲早初生墮地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爲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今晚歲除應當惕然自誓自要不可明年依舊蹉跎去也雖然此打徹一字不可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徹也不是坐幾炷香不動不搖當得徹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作幾

句頌古拈古。當得徹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昧滑溜。當得徹也。古人謂於此事。洞然如桶底驟脫。爽然如大夢得醒。更無纖毫疑處。然後可耳。嗟乎。敢不努力。

淨土難信之法 一

淺淨土者。以爲愚夫愚婦所行道。天如斥之。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馬鳴龍樹文殊普賢也。故予作彌陀經疏鈔。乃發其甚深旨趣。則又以爲解此經不宜太深。是畢竟愚夫愚婦所行道也。佛謂此經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二

或謂不宜太淺者此經本淺鑿之使淺故不可噫法華以治世語言皆即實相而此經橫截生死直登不退寧不及治世語言乎或又謂此經屬方等疏以爲圓則不可噫觀經亦方等攝也智者圓之圓覺亦方等攝也圭峯圓之彌陀經予特以爲分圓何不可之有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三

華嚴第十主藥神得念佛滅一切衆生病解脫門清凉疏謂趣稱一佛三昧易成敬一心濃餘盡然矣況

心凝覺路闇蹈大方者哉前數語弘讚專念後二句入理深談誰謂淨土淺也行願品廣陳不可說世界海不可說佛菩薩功德臨終乃不求生華藏而求生極樂誰謂淨土淺也聖賢垂訓如是而人自淺之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念佛不礙參禪

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眞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

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參禪雖得箇悟處尚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爲勝乎然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也

醫戒殺生

陶隱君取生物爲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爲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爲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

則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思之業醫者熟思之

勘驗

叅學人有悟必經明眼宗師勘驗過始得如一僧常於神廟紙爐中宿有師潛入紙爐俟其來宿攔胷把住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云神前酒臺盤又一僧入言其得悟玄沙故與偕行至水邊忽推之落水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僧云伸脚在縮脚裏云此二僧者非胷中七穿八洞千了百當隨呼隨應如空谷發聲隨來隨現如明鏡對物何能於倉卒忙遽做手脚不迭時出言吐語如是的當如是自在彼閒

時以意識搏量卜度酬機作頌非不粲然可觀爭奈迅雷不及掩耳處一場懡㦬可不慎歟

百法寺道者

嘉靖間有道者某寓吳山百法寺不乞化弟子一人賣藥以贍日三食每粥二盂菜數莖寄煮粥鍋終日坐一室嘿如也有作念佛會者造之擬發問輒搖手云第靜室毋開言既不得言遂逡巡而退以餅餌蔬菓進拒不納曰幸自有饘粥療飢沒來由著此等向腹中轉一過何爲哉當時雖未覈其所修何道而精專脫逸不染世緣今時似此者極少誠予所不及

識之

出世間大孝

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已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由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週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卽心卽佛

馬祖謂卽心卽佛大梅領旨遂安然住山後復聞非

心非佛之說乃云任伊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祖印之曰梅子熟也世人賞嘆梅之妙悟矣而有二意不可不辨直契本原一信永信更不爲繁名異相之所轉移者是梅子熟也如其主先入之言死在句下擔麻而棄金者其爲熟是熟爛之熟非成熟之熟也五千退席昔人謂之焦芽敗種者是也

世智辨聰有失

世人重聰明誇博洽兢辭采然不足恃者以其有失也彼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癡呆則不待

來生又甚化爲異類則所謂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其可恃安在惟般若眞智蘊之八識田中亘古今攧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世俗中人不知此意無足爲怪出家兒乃以本分事束之高閣而殫力於外學可勝嘆哉

好奇

聰明人多好奇好奇者多受惑蓋好奇之名既彰則所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兢以其術進駕神託仙可喜可愕遂滚入而酷信之至於白首無成臨終不驗始悵然悔恨亦晚矣雖然猶愈於沒世而終不返者

也今日之悔恨當來之不受甚可知也

無常信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言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衰信不知其幾也然此特爲老人言耳今更續之一少年亦咎王云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强健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君自不察耳東隣有四五十而亡者乎西隣有三二十而亡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乳哺而亡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俟錐入於膚者

駑駘也何嗟及矣

叅禪非人世中事

先德有言叅禪不是人世中說得的事或疑裴丞相謂六道之中可以整心慮趨菩提者唯人道爲能耳果如前言禪將無地可叅矣曰裴論良是今此言爲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發也又爲僧之口般若身阿蘭而心朝市者發也且安居五欲之場坐證一乘之果人世中有此大便宜事誰不爲之得非所謂世間那有揚州鶴乎願毋以此言自諉叅禪定是人世中說得的事特患無志耳有志者事竟成

出家一

先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夫將以武功定禍亂。相以文學興太平。天下大事。皆出將相之手。而曰出家。非其所能。然則出家豈細故哉。今剃髮染衣。便謂出家。噫。是不過出兩片大門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出三界家。而後名爲大丈夫也。猶未也。與三界衆生同出三界。而後名爲大丈夫也。古尊宿歌云。最勝兒。出家好。出家兩字人知少。最勝兒者。大丈夫也。大丈夫不易得。何怪乎知出家兩字者少也

出家 二

人初出家。雖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爲因緣名利所染。遂復營宮室飾衣服置田產畜徒衆多積金帛。勤作家緣。與俗無異。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今若此。波旬可以酌酒相慶矣。好心出家者。快須著眼看破。曾見淺山中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箇信心男女歸依供養。遂埋沒一生。況其大者乎。古謂必須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是出家以後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後之家難。予爲此曉夜惶悚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或問某甲向修淨土有禪者曰但悟自佛即已何必外求他佛而願往生此意何如予謂此實最上開示但執之亦能有悞請以喻明假使有人頴悟同於顏子而百里千里之外有聖如夫子者倡道於其間七十子三千賢相與周旋焉汝聞其名往而見之未必不更有長處而自恃頴悟拒不覲謁可乎雖然得悟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何者天如有言汝但未悟若悟則汝淨土之生萬牛不能挽矣淺矣哉言乎

參禪

僧有恒言曰。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之爲言參也。然參禪二字起於何時。或曰。經未之有也。予曰有之。楞嚴云。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又曰內外研究。又曰研究深遠。又曰研究精極。非參乎。自後尊宿教人看公案。起疑情。皆從此生也。而言之最爲詳明者。莫如鵝湖大義禪師。其言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曰。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曰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曰。剔起眼睛豎起眉。反覆看[illegible]渠是誰。如是言之不一而足。參禪人當書諸紳。雖然。若向語句中推測穿鑿。情識上下

度摶量則又錯會所謂用所謂剖所謂反覆看之意矣則與靜坐默默者事二人同而其病同矣不可不辨

印宗法師

六祖既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傭賤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即爲剃染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爲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

道舍已從人。一至於是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親師

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問道。既得眞師。於是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久久親近。太上則阿難一生侍佛。嗣後歷代諸賢。其久參知識者。未易悉舉。只如慈明老人下二尊宿。一則楊岐輔佐終世。一則清素執侍一十三年。是以晨咨暮炙。浹耳洽心。終得其道。以成大器。而予出家時晚。又色力羸弱。氣不助志。先師爲度出家。便相別去。方外行脚。所到之處。或阻機會。

或罹病緣皆乍住而已遂至今日白首無知抱愚守拙嗟乎予不能於杏壇泗水濟濟多士中作將命童子而乃於三家村裏充教讀師可勝嘆哉

華嚴大藏一經

或問經無與華嚴等者何謂也曰昔玄奘法師譯般若六百卷成以進御帝云般若如是浩瀚何不居華嚴之先法師謂華嚴具無量門般若雖多乃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也有僧作數格供經華嚴供於最上一日取誦訖納之中格明晨經忽在上僧大驚異葢經之威神所致亦持經者之精誠所感也且三藏聖

敎獨華嚴。如天王專制宇內。諸侯公卿大夫百執事。以至兆民。皆其所統馭也。夫孰與之等也

袁母

袁居士母張氏。自幼歸依普門大士甚嚴。其嫁也。奉大士像。以俱。孕居士腹中十月。無一日怠緩禮敬。故居士在孩提。卽知歸向三寶。蓋所謂胎敎也。夫內人之能傾心事佛者。世亦恒有。至於將作新婦。不汲汲以服飾爲光華。而供大士於奩具。可謂迥出凡情耳目所未聞見。昔蘇子瞻繪像南行。葛大夫設像公署。不避嫌刺。識者高之。今袁母者。豈不卓然大丈夫哉。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彌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疎。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燦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即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

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立禪

立禪出自般舟三昧蓋精進之極恐坐則易昏非以立爲道也而不達此意者遂有用鐵帶束腰以助僵直亦可笑矣近更有砌磚作垣緊圍其身植立於中如劒在匣而復假此以爲募化之資愚人無識敬而事之於是漸有效其所爲者奉勸高明遇如是人即應開導勸之出垣毋令末法現此魔異以增僧門之醜

論疏

如來說經而菩薩造論後賢製疏皆所以通經義而開示衆生使得悟入厥功大矣或乃謂佛所說經本自明顯不煩註釋以諸註釋反成晦滯於是一槩撥置無論優劣無論凡聖盡以爲不足觀此其說似是而非何者不信傳而信經是亦知本但草忽鹵莽以淺經作淺解則其失非細是蓋有心病二焉一者懶病二者狂病懶則憚於博究疲於精思惟圖省便不勞心力故狂則上輕古德下藐今人惟恣胷臆自用自專故新學無智靡然樂從予實憫之爲此苦口

淨土不可言無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剎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真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既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未爲達心者矣或又曰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無淨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臨終聖衆來迎與天樂異香幢幡樓閣等惟彼一人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衆悉皆見之有聞天樂隱隱向西而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樂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猶在是得謂無淨土乎圓照本禪

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心乎。曰心也。其人墮地獄乎。曰墮也。夫既墮地獄。則地獄之有明矣。淨土獨無乎。心現地獄者。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戒之戒之

隨處淨土

有謂吾非不信淨土。亦非薄淨土而不往。但吾所往與人異。東方有佛吾東往。西方有佛吾西往。四維上下。天堂地獄。但有佛處。吾則隨往。非如天台永明諸

求淨土者。必專往西方之極樂世界也。此說語甚高。旨甚深。義甚玄。然不可以訓。經云。譬如弱羽。止可纏枝。則知翮翼既成。身强氣茂。方可翺翔霄漢。橫飛八方耳。非初發菩提心者所能也。世尊示韋提希十六觀法。必先之落日懸鼓。以定志西方。而古德有坐臥不忘西向者。豈不知隨方皆有佛國耶。大解脫人。任意所之。如其不然。恪遵佛勑

陰陽

有謂萬法始於陰陽。陰陽不宜陰陽前更立太極。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陽而地陰也。夫婦爲生人之本。

夫陽而婦陰也。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孔子語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孔子語也。取其一。棄其一。何爲哉。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尚置無極於太極之上。況陰陽乎。圭峯原人。即無極猶未足窮其原而起信眞如生滅以前。名爲一心。前說可謂甚淺

出胎隔陰之迷

古云。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予初疑聲聞已具六通。菩薩雙修定慧。何由昏昧。均未能免。及考之自己。稽之他人。昨宵之事。平旦忽爾茫然。況隔陰乎。乍遷一房。夜起不知南北。況出胎乎。彼諸賢聖之昏

昧。蓋暫昏而即明。俄昧而旋覺者也。而我等凡夫則終於昏昧。而不自知也。捨身受身。利害有如此者。為今之計。直須堅凝正心。毋使剎那失照。而復懇苦虔誠。求生淨土。生淨土則昏昧不足慮矣。既放其心。復撥淨土。危乎哉

劉道原不信佛法

司馬溫公謂劉道原最不信浮屠法。其言曰。人生如在逆旅。旅中所用之物。去則盡棄之矣。焉有齎之隨去者乎。可謂見之明而決之勇矣。蓋人死則神滅之論也。夫旅中主人之物。誠棄矣。自己囊橐亦併棄而

不隨乎所謂唯有業隨身是也温公之有取於道原
者何也劉元城謂老先生於此事極通曉元城之有
取於温公者又何也

傳佛心印

天台下尊宿謂傳佛心印惟屬天台而達磨一宗置
之弗取圭峯謂荷澤嗣曹溪傳佛心印惟屬荷澤而
南嶽青原二宗置之弗取於是明教嵩禪師作傳法
正宗自迦葉至曹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逮於南
嶽青原而天台圭峯兩家之說雙泯今猶有爲天台
者而絕無爲圭峯者則天台下尚繩繩而圭峯下寥

寥也。為天台者曰。師子遇害而傳遂絕。然至人遇害。如遊園觀。寧有法隨身滅之理乎。傳法正宗。誠哉宗正而萬世為楷矣。

傳燈

自拈花悟旨。以至舂米傳衣。西域此方。燈燈續照。而黃梅之記曹溪曰。向後佛法。由汝大行。乃南嶽青原燦為五宗。大盛於唐。繼美於宋。逮元尚多其人。而今則殘輝欲燼矣。所以然者。無其種故也。祖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然則既無其種。天澤何施。今剃髮染衣者。雖徧滿域中。然皆外

鶩有爲緣事其近裏者又不過守律飭躬誦經禮懺而已其誰發無上菩提之心單提此事孜孜密扣已而發不捨寸陰而必求正悟者哉乃欲望空田之穫粟責露柱以生花無是理也

金丹

或問玄宗有云金丹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此語然歟予曰此紫陽語也不曰異而曰同不直曰同而曰頗同言之不苟發者也雖然禪者不可因是而生異見也學大乘以二乘爲禁故梵網呵二乘曰邪曰惡況同而未同者乎或問丹可得聞乎乃爲之喻曰鍊

鉛汞而成丹。譬之修定慧而成道也。神凝氣結。乃成大丹。止極觀圓。不眞何待。其究雖殊。而喻可以互顯也。玄宗尚以身之精氣神爲外藥。而教人求內藥之元精元氣元神。彼從事於五金八石。靈草燒茆者。亦惑矣。禪宗尚以十地見性爲如隔羅縠。而必曰永斷無明。方名妙覺。彼止於化城。住於百尺竿頭者。猶遠之遠也。柰何圓頂方袍。號爲釋子。不思紹隆佛種。而躭躭焉頌道德講南華。不亦顛倒乎哉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此聖

教東流入震旦之始也今以其言近僧不誦持法師不陞座爲人講演夫此經言不專近有遠者有言近而旨遠者人自不察也又遺教經乃如來入滅最後之要語喻人世所謂遺囑也子孫昧宗祖創始之來源是忘本也子孫背父母臨沒之遺囑是不孝也爲僧者胡弗思也愚按二經實末法救病之良藥不可忽不可忽

大悟小悟

相傳大慧杲老大悟一十八徧小悟不計其數愚按學道人時有覺觸謂之有省乍而省未大徹也則名

小悟容或多徧至於大悟則世尊夜見明星而廓然大悟是一悟盡悟不俟二三矣即如諸祖有直至如今更不疑者有從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者有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者雖未至佛亦皆大悟也而必重重纍纍如是則向之不疑者當更起疑矣向之太平者當更變亂矣向之無多子者當更欠少矣云何得稱大悟若夫無明雖斷猶欲斷最後窮微至細之無明公案雖透猶欲透最後極則誵訛之公案則幾番大悟者容有之但不應多之至於一十八徧也

惘下

周氏紀言。載唐一菴先生。與衆友夜話。將入寢問此時還有事當料理否。衆曰無。一菴謂。今天盛寒。吾輩飲酒樂甚。諸從人尚未有寢所。衆謝不及。所以然者。以此時惟欠伸思睡而已。而一菴獨體悉於衆情之所弗察。眞仁人之言。佛菩薩之慈悲也。因思出家兒今日在僧堂中。百事不干懷。十指不點水。其入寢亦念諸行人有未遑安處者乎。亦念諸行人之勞役不寧者。何所爲而然乎。則以衆僧之辦道也。古人有言。道業不成。爭消得。可不爲寒心哉。

菩薩

人見如來彈斥偏小。讚嘆大乘。知菩薩道所當行矣。然不審其實而徒假其名。爲害滋甚。是故未能自度。先能度人者。菩薩也。因是而已事不明。好爲人師。則非矣。六度齊修。萬行兼備者。菩薩也。因是而專務有爲。全拋心地。則非矣。無惡名怖。乃至無大衆威德怖。坦然自在者。菩薩也。因是而聞過不悛。輕世傲物。則非矣。卽殺爲慈。卽盜爲施。乃至卽妄言成實語。種種權宜方便。不可以常情局者。菩薩也。因是而毒害劫奪欺誑。甚而破滅律儀。撥無因果。如古謂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則非矣。此則狥名失

實不善學柳下惠而學步於邯鄲者也大道無成業果先就愼之愼之

願力

呂文正公每晨興禮佛祝云不信三寶者願弗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後呂氏所出若公著若好問若用中皆貴顯而奉佛夫文正亦秖是人世之善願而竟酬所期至累世不絕況求生淨土爲出世間之大願乎文正之願取必於子孫者得否未可知況求生淨土取必於自己者乎故知淨土不成良以其精誠之未至耳昔有貴室供養一僧問僧云師

百年後肯來某家否僧一笑遂爲其子近世緫戎范君亦其父所供僧也二事正類夫一時之笑諾卽孕質於豪門豈得積久之精誠不托胎於蓮品因果必然無容擬議矣

不起念一

李文靖公庭前藥欄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仰山住院土地神欲一絫覲而久不可得一日師偶入香積行入有翻壞食匙者師不覺起念云信施可惜土地神遂得展禮則師於平日蓋一念不起者矣故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

又曰離念相者等虛空界而我輩從朝至暮浮思亂想層見疊興不知其幾千萬億欲超生死證涅槃其可得哉

不起念

昔有道者結菴於溪側夜聞窗外云明日有戴鐵帽子者當替代我道者知鬼也明日將暮大雨溪水驟漲一男子頂釜冒雨欲渡道者急止之至夜窗外復云三年俟候得一人又爲這先生所救必有以報之道者端坐室中鬼遶室周徧覓之不得悵怏而去良由一念不起故也蓋人之所見者形而鬼神之所覓

者心也。心空而形與之俱空矣。孰曰黃冠無人哉。吾輩當取以自勗。

九品往生

士人有薄淨土而不修者。曰。譬如吾輩當以科名入仕。奈何作歲貢授官耶。一士人云。此喻大謬。蓮臺自分九品。公何不取其最上而甘作下品乎。今進士科三百。亦可分上中下而九品之也。公何不取彼魁元而甘作榜尾乎。上品上生。即蓮科之榜首也。故須之者曰。三心圓發。諦理淡明。金臺隨往。即證無生。其在宗門。則大徹大悟。而所謂心空及第歸者。此也。向上

人憮然曰。吾疑於是氷泮

千僧無一衲子

龍輿靖公受知於雪峯大師。峯記靖云。汝他日住持。座下千僧無一衲子。後靖應錢王之請住持龍興。果衆千餘。皆三藏誦習之徒而已。如峯記。昔馬大師得人之多。其成大器者至八十八人。靖去馬師年不甚遠。而衲子之難得乃千中罕見其一。況今時乎。人間無十善則天類衰。僧中無衲子則佛種斷。近且不知衲子之謂何也。法道伶仃。如綫欲絕。悲夫

惜寸陰

古謂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不可不惜也昔伊菴權禪師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麽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其勵精若此予見晨朝日出則憶伊菴此語曰今又換一日矣昨日已成空過未知今日工夫何如然予但嘆息未嘗流涕以是知爲道之心不及古人遠甚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萬年寺

萬年寺當天台萬山之中殿前古樹十餘一字橫亘

行列整而枝葉茂鬱然爲山門美觀有刻石記之者。曰此此上仙所植也有伐之者其人立死或云爲此記者其愚乎哉他時後日能保有力者不負之而趨乎。則奚以記爲予以爲不然夫典之必有廢也古人非不知也法不得不如是立也後人信斯記而戢其邪心與不信而造業自屬彼人立法者無心焉任之而巳矣破和合僧者墮無間佛記也佛未入滅而調達誘祇園之僧若干以去佛不能制調達之負而趨然則佛愚乎哉

富貴留戀人

僧之高行者平日自分不以富貴染心然能持之見生未必不失之他世一友人以文章魁海內直史館聲名藉甚偶遊天目謂予言此山中石室有僧坐逝其故身猶存予欲禮覲輒心怖不敢予問故答曰昔有人禮石室僧者纔拜下即仆地隕絕而龕內僧方欠伸從定起予慮或然是以不敢因與予相視大笑此公弘才碩德智鑑精朗又雅意佛乘尚愛著其一時富貴守在夢之身惟恐其醒他又何言乎田舍翁五畝之宅寒令史抱關擊柝之官窮和尚三二十家信心供養之檀越已眷眷不能捨死猶携之識田況

復掇巍科。居要地。占斷世間榮耀者。亦奚怪其愛著也。富貴之留戀人。雖賢智者未免。吁可畏哉。

鵝道人

山中老衲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鴨之入田也。蟦螟蝨蚓等。吞噉無孑遺。故鴨所遊行。號大軍過。雞之在地也。蜈蚣之毒惡。蟋蟀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噬生草與糠粃耳。齋食不腥。是名道人。予聞而汪然大戚焉。夫雞鴨戕物。人戕雞鴨。報施似適其平。曷爲乎烹鵝而食其肉也。鵝受道人之稱。人甘猛虎之行。吁乎傷哉。雖然。鵝不食腥類。騶虞之不殺非師

友訓之其性然也性也者宿習之使也故學道人不可不愼其習

生日

世人生日設宴會張音樂繪圖畫競辭賦以之爲樂唐文皇獨不爲可謂超越常情矣或曰是日也不爲樂而誦經禮懺修諸福事則何如曰誠善矣欲報父母劬勞生育之恩及滅已躬平生所作之業於此宜盡心焉然末也非本也先德有言父母未生前誰是汝本來面目是日也有能不爲樂而正念觀察未生前之面目者乎若於此廓爾洞明則不但報此身之

父母。而累刼之親恩無不報。不但滅見生之業。而多生之夙障罔弗滅矣。罷人世之樂。得涅槃之樂。孝矣哉。若人乎。偉矣哉。若人乎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緣。爲親友所强勸。已而遇俗醫。又從臾之。至有久茹齋者。一旦破毀。不思肉之力。僅能肥身。不能延命。智者已必不爲。又況膏粱子弟。或癯瘠如餓人。而藜藿田夫。或充腴若富貴。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菜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

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人患各執所見

析理不得不嚴為辨別入道不得不務有專門然而執己為是槩他為非又不可也此在昔已然於今尤甚執一家者則天台而外無一人可其意而執簡便者又復詆天台為支離穿鑿非佛本旨執理性者則呵念佛為著相而執淨業者又復但見不念佛人便目之曰外道乃至執方山者病清涼分裂全經執持咒者疑顯教出後人口如斯之類種種未易悉數矛

盾水火互相角立堅壁固守牢不可轉吾深慨焉奉勸諸仁者曷若各捨其執各虛其心且自研窮至理以悟爲則大悟之後徐而議之未晚也

姚少師一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爲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爲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闢澤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然圖

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值眞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爲也。又幽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雞啼罷啄陰堦。可謂當代之畱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姚少師二

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讚嘆佛乘。而具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嘗於靖難中。啓奏方孝儒賢者。愼勿加害。即此一言。功過可相准矣。吾是以取之。